

新世纪百科  
知识金典

XINSHIJI  
BAIKE ZHISHI  
JINDIAN

重庆出版社 ▲

# 现当代散文 名篇赏析 4

张 虞 主编



新世纪百科  
知识金典  
XINSHIJI  
BAIKE ZHISHI  
JINDIAN

# 现当代散文 名篇赏析 4

张 虞 主编

重庆出版社 ▲

责任编辑 岳 岑  
封面设计 金乔楠  
技术设计 聂丹英

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
现当代散文名篇赏析 4  
张 虞 主编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  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75千  
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5,000

\*

ISBN 7-5366-4216-4/1·839

定价：10.0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册选集了中国文坛当代的散文佳作。这些作品曾经打动过许许多多读者的心。现将它们收集成册,并在每篇作品后附有简短的赏析文字,旨在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、情趣,陶冶读者的性情、品格。无论是对文学爱好者,还是对一般读者、青少年儿童,本书都将是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,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和珍藏。

#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

## ◆ 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羽  
冰心 全山石 江平 杨子敏  
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灵  
柳斌 铁木尔·达瓦买提  
桑弧 桑桐 秦怡 蒋孔阳  
翟泰丰 蔡子民 滕藤 滕久明  
戴爱莲 魏巍

## ◆ 总主编:

张虞 李书敏

## ◆ 副总主编:

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 
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

## ◆ 总编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炜  
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 
李荣昌 沈寂 张虞 张文槐  
杨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 
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 
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 
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

目  
录

未 央	战争中的小插曲 .....	1
白 桦	我想问那月亮 .....	6
赵淑侠	故乡的泥土 .....	12
林 非	再见,山内一惠小姐 .....	20
邓文来	冷月 .....	28
丛维熙	梦回故园 .....	33
司马中原	握一把苍凉 .....	38
林文月	白发与脐带 .....	42
韩少华	忆厂甸儿 .....	48
王 蒙	苏州赋 .....	52
陈冠学	田园之秋(一章) .....	56
李元洛	故乡三叠 .....	61
吴泰昌	红红的小辣椒 .....	67
张 洁	拣麦穗 .....	72
琼 瑶	在山沟里 .....	77
苏叔阳	春天的梦 .....	83
沈鸿鑫	小棋手 .....	88
许达然	瀑布与石头 .....	93

张晓风	秋天·秋天·····	96
王 颖	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·····	102
冯骥才	珍珠鸟·····	111
三 毛	乡愁·····	115
陶 然	回音壁·····	119
席慕蓉	写给生命·····	122
	飘蓬·····	129
余秋雨	夜航船·····	134
叶延滨	生了个“传统的”儿子·····	142
张承志	背影·····	146
韩小蕙	女儿问·····	152
苏 叶	能不忆江南·····	156
袁琼琼	蚕·····	166
陈铭礞	小楼阁里的女人·····	169
白 灵	用想象守候你·····	174
龙应台	中国人,你为什么生气·····	179
舒 婷	我儿子眼中的我·····	184
贾平凹	月迹·····	189
羊 牧	庙口·····	193
陈 煌	故事·····	196
禾 子	废墟的印象·····	203
铁 凝	洗桃花水的时节·····	210

## 未央

未央(1930— ),原名章开明,湖南临澧人。1949年参军,1950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,1953年回国,先后在武汉、湖南作协工作。著有《祖国,我回来了》、《大地春早》、《假如我重活一次》、《杨秀珍》、《巨鸟》等诗集、长诗和小说集。未央的诗作感情深沉、节奏明快,形象新颖、形式自由,颇受读者欢迎。

# 战争中的小插曲

进入朝鲜之前,我和弟弟见过一面。那是黄昏时候,我们几个小伙子在坪里闲谈。从各种迹象看,部队就要行动了。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,有一种神秘感和悲壮感,我们很激动。但我们都不说出那个字眼,心照不宣。我弟弟悄悄走过来了,一直到跟前我才发现。“要出发了!”他小声说,微笑了一下,我们默默点头。他在团宣队工作,离师部不近,他是专门来看看我的。他听我们继续闲谈,只插了两三句话。他似乎没有我们激动,似乎不像我们那么浪漫。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,他大概已料到其严峻和残酷。他没有站多久就走了,我也没有去送他,没有单独谈一谈。其实,听说他也要去朝鲜时,我的心里格登一下,掠过了一阵惊恐。突然感到,我兄弟俩都去,母亲会多么心痛……后来回想,这真是一种预感。那次相会,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进入朝鲜第一天,便遭到轰炸。美国飞机擦着房顶俯冲,投



弹扫射,看得见机上的美国人。村庄一片火海,妇女儿童倒在血泊中。我们年轻人对战争的浪漫情绪即刻打碎了,明白这是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。我不能不时常想着我的弟弟,想着他的安危。在路过一座已成废墟的城市时,我发现瓦砾堆里有一些画册。想起我弟弟是学美术的,便选了几张带着。我想,有机会见面时,把这些画送给他,他会多么高兴。战争极度紧张,白天在风雨中行军,夜里在冰雪上露宿,敌机在头顶尖叫,炮弹在身旁爆炸。我这个当兵不久的学生,咬紧牙关坚持。重一点的东西都丢了,被子也丢了,只背一条缴获来的美国军毯。这条军毯也背不动,又剪丢了半边。但捡来的几幅画,却一直背着。这些画在我身上,就像弟弟在我身旁。使我看到他的面容,感到他的呼吸。入朝才个把月,似乎已很长。鸭绿江东岸的和平日子,显得那么遥远了。个把月时间,我和弟弟没通讯息,似乎已分隔多年。战争改变了时间。我计算着,战役什么时候结束,什么时候有了空隙,我将这画交给他,那会多么惬意。

三次战役后,我们在一个朝鲜山村休整。阿妈妮把炕烧得很热,我们躺在上面,特别解乏。大家用汽油桶烧水洗澡,丢掉长满虱子的内衣,换上美国衬衫。包饺子,炖牛肉,补过新年。我则期待着和弟弟的见面。他们团住在什么地方?他会不会来师里开会?我要不要去找他?休整时间不多,必须抓紧。那天下午,同志们都不在屋,我独自写点什么。一位小伙进来,闲谈了几句,他突然说:“你老弟牺牲了,你不知道吧!”我一下没反应过来,他又重复了一次。我明白了,担心的事终于发生。无可挽回!这重重的一击,使我麻木过去。我没有放声大哭,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符号是:我该怎样对妈妈说?是的,我的孤苦的母亲让我们兄弟俩到了前线,她一定是终日提心吊胆,像断线的风筝一样,寝食不安。她是那样爱我们,相依为命。丢掉了我们,她还能活吗!小伙子告诉我弟弟牺牲的经过,我云里雾里,全身发

热,头脑不清。只听到,弟弟是在突破三八线时牺牲的。他负责收容伤员,房子遭到轰炸,他从里面往外背伤员,最后和伤员一起炸死了。我给他收集的画,果然没能送到他手中,这难道就是命运。

入朝两个来月,我看到许多城市夷为平地,许多战士流血捐躯。战争的残酷,侵略者的疯狂,已使我有认识。但亲人的丧失,那种切肤之痛,使这种认识深了一层。这以后,那燃烧的硝烟,那惨死的朝鲜百姓,那冒着弹雨扑向敌群的战士,在我眼里有了更多的意义。战争渗入了我的血液,牵扯着我的心。如果说,“保家卫国”这个口号,以前只是一句豪言壮语,现在则成了一句诗,一句带着血肉灵魂的诗。失去弟弟的悲痛无法消灭,只有想到他是为了和平为了祖国才能得到安慰。“化悲痛为力量”这句追悼会上的“套话”,也的确有了份量。在朝鲜战场上,随时都有丧身的可能,我不能不恐惧。但在弟弟牺牲后,我反而没有以前恐惧了。只担心母亲,怕给母亲一个绝望的打击。个人的生命,我是可以置之度外了。战场上那么多的战士倒下去,我又算得了什么。

怀着这种心情,我开始写朝鲜战争。我当兵一年多了,也早在写诗。经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后,我似乎有了一点感悟。写起诗来,总想说一说自己的体验。1953年春节,我写出短诗《祖国,我回来了》。那是写我回国时在鸭绿江边的感受,是我两年多在朝鲜战争中积累下来的感情的触发。“祖国,我的亲娘/我看见你正在/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。”这几句诗,显然,出自我对自己母亲的怀念。“当我欢喜的眼泪/滴落在你怀里的时候/我的心儿/却又飞到了朝鲜前方!”这种感情出自肺腑,这里,自然有对我弟弟的哀痛。1953年10月,我回国后躺在陆军医院的病床上,写出短诗《枪给我吧》。这是一个悲壮的场面,英雄牺牲了,还保持着战斗姿态。后继者去拿他仍然紧握在手里的枪,喷

发出炽热的感情。我能够在医院的安静的夜里想起这个场面，是朝鲜战争的赐予。我在冰天雪地里做过收殓烈士的工作，他们在冰雪中的遗体使我悲痛，使我肃然起敬。自然，也使我想起我牺牲的弟弟，我不知他的魂在何方，连他的遗体也没见着。“我要写信告诉她老人家/请答应我作她的儿子。”这不是我苦想出来的句子，我弟弟牺牲后，我的战友就曾给我母亲写信，给她寄钱，请求作她的儿子。“枪给我吧/让我冲向前去/完成你未竟的使命！”这不是矫情<sup>①</sup>，这是含泪的告慰。

我常想，如果我不去朝鲜，如果我弟弟不去朝鲜，我会写出一些什么？我会不会一辈子搞文学？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
### 【赏析】

文章题名“小插曲”，其实是通过弟弟的牺牲，反映了一个重大的题材：控诉了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的狂轰滥炸和战争的残酷。全文四个段落。第一段记叙入朝后与弟弟的最后一次见面，词语简洁，句式平直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真挚淳朴的手足之情。第二段写战火纷飞中，始终保留着几幅欲赠给弟弟的画，其思念之情，无时不在。第三段记叙获悉弟弟牺牲时的悲痛心情，并且转而为坚强的抗争意志。最后一段写弟弟牺牲后，战友们的深切情义，以及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影响。文章始终贯穿着一条爱与恨的主线：对弟弟的爱，对母亲的爱，对祖国的爱；对美国侵略军的仇恨。

由于本文是一篇怀念性的散文，构思直而不曲，结构单纯，材料真实，剪裁适当，语言朴实。例如与弟弟会见一节，写得较详，有动作，有语言，有神情，文字不多，人物形象却跃然纸上。再如叙述侵略军的疯狂屠杀和朝鲜人民、中朝战士的流血牺牲，

笔墨简洁,概括性强,与详写部分起到“互见”的艺术效果。

(吴 山)

[注释]

①矫情:有两种解释,一为强词夺理,无理取闹;一为故意违反常情,表示高超或与众不同。本文指后一种。

## 白桦

白桦(1930— ),著名多产作家。原名陈佑华。主要作品有《白桦的诗》、《白桦小说选》、《白桦剧作选》以及散文集《我想问那月亮》等二十多种。

# 我想问那月亮

每当我想起故乡,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故乡的一轮明月,和月光下我母亲的身影。

母亲是个乡下女人,不识字,却能唱很多优美动听的民歌。歌里有泥土、荠菜、泉水、黄莺、羊羔、赤脚的姑娘和会跳田埂的鱼。坐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城墙,城墙外的河流,河流对岸的竹林,竹林背后的青山,青山顶上的云雾。夏夜,母亲手里的大蒲扇轮流扇着每一个孩子,唯独不扇她自己。她摇着摇着蒲扇就唱起歌来。她喜欢唱忧伤的曲子,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忧伤!抗战前我家很富有。

“小白菜,地里黄呀,  
三岁两岁没有娘呀……”

故乡的一轮明月飘浮在云雾之上。我想问那月亮:你听见了吗?你……?

我第一次看见日本军人是在丛林里,那时我已经8岁了,颤抖着的母亲把我们推倒在潮湿的泥地上,我从红色和黄色树叶的缝隙中偷看出去,我看见一个端着大枪,戴着眼镜的年轻人,

圆圆的脸，弯着腰四下倾听着，搜索着——好像他也很害怕。那时我心里特别感谢迟来的秋风，只给树叶染上鲜艳的颜色，而没有让树叶大量飘落，黄的、红的树叶和母亲一起护着我……一直到深夜，我们才敢从林里爬出来，母亲用手拂去沾在我们身上的枯草和泥土。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升腾在燃烧着的村庄上，我想问那月亮：你看见了吗？你……？

父亲被日本宪兵逮捕的那个傍晚，孩子们都被突然降临的灾难惊呆了，一片号啕，最后一个个都哭得昏了过去。凌晨。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看见门外母亲正跪在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面前，悲伤加着羞辱使我万分痛苦。我见过这个败类，看见他带着日本兵在一个小胡同搜寻“花姑娘”，母亲把一串金首饰捧给他。母亲以为他能使父亲生还，多么糊涂啊！娘！您能打动得了他吗？他只是一条日本宪兵的狗，狗只会在主子指使下狂吠撕咬，别的，什么也做不到。他满口答应着走了，把金首饰塞进腰间的大板带里，母亲扶着我的肩头站起来，她好像看到了希望。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搁在一扇残破的断墙上，我想问那月亮：你看见了吗？你……

一年以后的一个深夜，我像成人似地被门外的讲话声惊醒了。我是在父亲被捕的那个夜晚突然长大成人的。我光着脚走到门后，贴着门缝倾听，讲话的是拉洋车的大老王，我一听声音就能想起他的样子，个子很高，花白胡须，驼背，一双特别大的脚。不论春夏秋冬，不论阴晴雨雪，他都蹲在十字路口他自己那辆破洋车旁，等待叫车的顾主。他的声音很诚恳，也很悲。

“二奶奶！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可不告诉你心里又难受，二奶奶！二老爷真的已经不在……”

“你小声点，小声点！这一年多，孩子们总也没睡踏实过。”

“去年十月初九,天擦黑,我在火车站兜座儿,看见一小队日本宪兵押着一个人向东走,我一眼就认出他是二老爷,虽然瘦脱了形,二老爷穿着夏天的纺绸长衫,他看着我,像是还认得,有话想说又没法说。我远远跟着他们,看他们到底把他往哪儿送!走着走着,他们过了铁路,铁路东就是阳山,我不敢再往前跟了,只能远远地看着。日本宪兵在阳山脚下喊了立定,把二老爷推进白天挖好的坑里,接着那些畜生把坑边上的浮土都推进坑里……”

“你瞎说!”母亲失声大叫起来。

“小声点,二奶奶!小声点!”

“你看错了!大老王!”母亲恨不能把大老王的眼睛戳瞎。  
“你看错了!”

“二奶奶,别生气,小声点,小声点……”大老王一边说一边退着逃走了。母亲大声号叫了一声,刚叫出声,就立即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挂在门外那棵杨树梢上,我想问那月亮,你听见了吗?你……”

鸡叫头遍,母亲就叫醒了她的一对双生儿子,那是她身边最大的孩子,12岁,她把我们牵到廊上用她那双因操劳而粗糙的手给我们洗脚,4只小脚放进一个大木盆里,她一边用手洗一边说:“儿呀!不是娘的心狠,是为了你们的将来,你爹关进宪兵队还不断托人捎信出来,想看你们写的大字。最近经常托梦给我,要我别荒废了你们的学业,只好把你们送出敌占区,像我们这种人家,日本人办的学堂也不让进。那里的亲友到底靠得住靠不住?娘也不知道,你爹不在了,人在情在,人不在情不在呀!你俩的棉袄腋窝里都缝了两块银元,要是没人收留你们,苦不下去了,你们就把钱拿出来当盘川,回来,跟娘在一起苦……”

“娘!”我对母亲说,“我们走了,谁帮你过河上山拾柴呀?河

水好深啊！娘！”

“你们的弟弟、妹妹也要长大的呀！”她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滴在脚盆里……她擦干了我们的脚，给我们穿上她给我们做好的新鞋，新袜子，我们许久都没穿过鞋袜了。

母亲把我们送出城，天还没亮，在五里岗上她转过身去低着头，再也没敢扭过身来，我们走两步都要回头看一次，一直到雾气把她的背影完全淹没……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在雾气中沉浮，我想问那月亮：你看见了吗？你……”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一个17岁的年轻学生，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，又要离开故乡了。我没有告别母亲，行前，悄悄在母亲床前的衣柜里抽出一件棉大衣，我只能匆匆看她一眼，月光下的母亲正在沉睡，她太累了！最近她已经隐隐感觉到我在从事某种危险的、不寻常的事情。此时，我第一次发现她是那样苍老，两鬓如霜，嘴角在不安地抽动，那一瞬间我感到一阵辛酸，我逃跑似地夺门而出，跑到阴森的街道上我才让眼泪尽情地涌流。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在我将要攀登的高山顶上的云隙中旋转，我想问那月亮：我看见了吗？你……？

母亲去世了！孤独无助地跌倒在长满青苔的院子里，没有人搀扶她一把，她养了那么多儿女，都不在身边。几个亲戚都忙着搜寻她可能有的、一点可怜的积蓄，人们太贪婪了，人的贪婪和兽性只隔着一层纸。我离家很近，只有4个小时的车程，但我不敢回乡奔丧，因为那时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文革前夕了，我自己是个早就被打入另册的人，母亲多年戴着一顶“地主阶级”的帽子，我如果突然出现在她的遗体前，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虽然母亲从未享受过“地主阶级”的富贵，却替“地主阶级”赎了多年罪。当年，我父亲为了续娶一个会生儿子的后妻，从乡下一户贫苦农家挑了一个已婚的妇女。



因为我父亲的前妻只留下了两个女儿。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说过一句话,宾客来往也从不让母亲在场面上出现,母亲的岗位始终都在厨房里,她既会烹调南方菜肴,又会做北方的各种面食,不是在生儿育女,就是在灶前灶后。在很快就遭遇到家破人亡的灾难,抚养子女的困苦之后,又是长期远离子女的孤独,受歧视,受虐待,受惊吓,在如此漫长而残酷的重负下,她竟能站住不倒,摧眉折腰地活着,并毫无怨尤。母亲生前,每个月收到我寄去的微薄的生活费以后,都要请人代笔回一封信,信中几乎总是那句话:“我很好,过得很幸福。”我能相信吗?当然不相信,同时又相信代笔者所表达的却是母亲的真情。实意因为父亲托付给她的几个儿女没有一个由于战争、冻饿而夭亡。——这就是她心目中的最大幸福。母亲去世以后,我再也打不起精神重返故乡了。我知道,明月尚在,月光下却没了母亲,我怕我不能忍受难圆旧梦的悲伤、羞愧和落寞……

故乡的一轮明月正在异乡的土地上冉冉升起,我像童年时那样想问那月亮:你不是从头到尾都看见了、听见了吗?站在永恒的高度,一个母亲由于恪<sup>①</sup>尽神圣职责、备受苦难而溘然<sup>②</sup>长逝,这算是幸福,还是不幸呢?

### [赏析]

这篇散文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——月亮贯穿始终。就像“导读”一样,月亮引领读者随着作者的思绪,走向他的故乡,走到一位不平常的母亲的近旁。文章的结构特点便显现出来。

反复叠现的“故乡的一轮明月……我想问那月亮……”,构成了文章的骨架,它引出了母亲一个个故事。这种引出,既有很强的抒情意味,渲染了作者的主观感受,又使文章各段故事衔接得十分自然,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“问”一次月亮,故事便深入一步,感情便炽烈一层。